



社會主義 個人主義

王

著
英譯

原著

王

著

初版：民國十年五月五日

再版：民國十七年六月五日

書名：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

版 權 所 有

定價：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半

印數：二〇〇一—三五〇〇

社會主義

個人主義

王爾德著
袁振英譯





OSCAR WILDE

德爾王

序

中國自從「五四」運動以來，思想界已經大大地變遷了。但不管變遷怎麼大，思想界還是幼稚得很，改造頭腦的工具，還是很少。不單是創作的，有價值的書籍不多見，就是翻譯界也不多善本。翻譯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也不是一件快意的事。自己不能創造新思潮，只得代人介紹，那不是一件很可憐的事麼？譯者不但要同著者擔負一份責任，又要不做著者的奴隸，要有批評的眼光，才不上著者的勾當。譯者更不應該存着「發財」的迷夢，甘心做奸商市儈的奴隸。外國文學，文法上有許多不能直譯的地方，意思也有不能絕對強詞的。原文不好的地方，當然不要同他擔負傳播的義務。所以譯者是不能夠死譯的。這是我數年來對於翻譯界常常忠告的。

中國自從嚴幾道辜鴻銘以來，翻譯界漸漸地萌芽了。什麼林琴南梁任公一輩

子，都可以躋于翻譯大家之林了。可惜他們所介紹的多是無關重要的文字，或者是有毒的學說，如達爾文一派的，都是外人的餘唾。不懂得介紹世界最新的思潮，所以事事要落人後。可恨中國的譯名還沒有統一，也沒有純正的編譯局，所以編譯總不會發達。中國興學數十年，西洋的留學生也不少，實在是有什麼效果呢？我希望翻譯界中人快些覺悟，留學界中人快些覺悟！

中國這幾年來講主義的人，已經是不少了。從表面上看起來，以為現在研究學理的人，定然是很多。其實他們多是拿着一知半解的主義，用幾千年的舊腦根，來批評近代的新學說，糊裏糊塗，說了一大堆話，總是令人莫明其妙！胡適之先生說：「多談些問題，少講些主義，」也是有慨而言。所以現在潔身自愛的人，不能不積極地提倡個人主義，消極地提倡社會主義。有許多人以為個人主義是同社會主義矛盾的，其實不然。不但相反，并且相承。兩者殊途同歸，與克魯泡特金所講的利己主義與利他主義一般，（見拙譯無治黨的道德），並沒有什麼衝突

。現在因爲國家上，政治上，宗教上，家庭上，婚姻上，經濟上，發生了無限罪惡，所以個人主義還是非常發達，都是因爲驅迫而成。所以個人主義是戰勝這些罪惡的利器。因此，我常常喜歡研究德國斯丹納（Max Stirner）的極端個人的無治主義。個人主義（Individualism）的佳處，在於發展個性（Individuality）。要人人有獨立的精神，有自由的思想，絕對不能夠盲從。打破萬惡的環境，不要駭怕他什麼威權，也不管什麼勢利；什麼毀，譽，榮，辱，得，失，生，死……：統通置于不顧，只向着真理一條路上走！

王爾德（Oscar Wilde）的著作，中國譯本很少：只有兩篇劇曲，登在新青年雜誌。如薛琪瑛女士之意中人（An Ideal Husband）和沈性仁女士的遺扇記（Lady Windermere's Fan 新潮雜誌同學潘家洵譯作扇誤），都是他的名著。所以他的著作和平生，中國社會知得的人很少，介紹他的學說的更少了。所以我才把他這篇名著翻譯出來，以應付中國這次新潮流。我也曾作過一篇文章，介紹王氏的詩歌

，登在廣東羣報。這個英國之大文豪，應該知道一點，并要知道英國言論的自由和文學思潮的趨勢。王氏的學說儘可以代表英國的近代文學界。現在把他的史畧登載下頭。

王爾德生於一八五四年，卒於一九〇〇年。愛爾蘭京城都柏林(Dublin)人。王氏平素體質孱弱；惟自少年時已很聰穎。十八歲，入英國牛津(Oxford)大學。因感于羅斯堅(Ruskin)的美術學說，于是以闡明美術的真理自命。一八九〇年，曾入獄兩載；後流徙于巴黎，至一九〇〇年，客死是鄉，年僅四十六。所著劄記，小說，劇本，已出版十餘種。流行於社會，聲價日高。不能獨讓蕭伯訥(Bernard Shaw)專美(蕭氏亦爲愛爾蘭產)。

愛爾蘭處于英格蘭專制淫威之下，產生了許多自由思想的人，特立獨行，不管萬惡社會有什麼譏譽。現在的蕭伯訥，還是以「不道德」著名。當着王爾德的時代，社會的腐敗更甚。英倫本部，拜倫，沙里的自由主義齊名，王，蕭兩氏也有

同一的趨勢。現在愛爾蘭的自由聲浪，王氏實爲前驅。越專制的國家，越黑暗的社會，常常產生越自由的人。如俄國的托爾斯泰，挪威的易卜生，日本的森戶辰男，印度的泰谷兒等，實在是不勝舉例。這一輩子，都是同社會爲敵，又與監獄爲緣。（來到中國講學的羅素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份子。）

王爾德的主義，固然是極端的個人主義。但他還是持着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主旨。「出了監獄，便入研究室，」所以監獄便是文人的休息室。王氏的自由詩歌，感人最深。他在監獄中兩年，也有許多著作；他反要把監獄來變作研究室。世界就是一個學校，隨時隨地都有研究室；人生由少至老都是學生時代。王爾德一生有兩個紀念，一個是家庭送他到牛津大學求學，一個是社會送他到監獄中求學。牛津大學是英國最頑固紳士式的大學，比從前的北京大學還要利害。然而能夠產生一個王爾德，這真是一宗很奇怪的事情！舊社會視新思潮爲大敵，不管道德怎樣高尚，凡是提倡新文化的人，不合于社會的舊倫理的，便任意加以

種種惡名，所謂「天下之惡皆歸焉」！社會上一事一物都不許他有過問的餘地，簡單一句話說，就是不承認他是一個人。

王爾德的藝術觀和人生觀，統同有密切的關係，像托爾斯泰的格言：「藝術底目的，是爲人生的」。王氏的父親是一個良醫，并且是一個文學家，父母都是社會上有名人，但是王氏的遺傳性是不大好的。王氏性情的怪僻，或者不能完全歸咎于先天，後天的關係恐怕更大。不管是先天還是後天，王氏都是迫着爲這個病社會的良醫。王氏絕對的輕視社會上一切虛榮，道德和財產。他對於藝術上的美十二分講究，不失一個藝術家的態度。他本着良心和學問做去，絕對不怕社會上盲目的攻擊，輿論上大多數的庸俗專制魔力，王氏從不顧忌：比較拜倫，莎里一班人還勇敢些。所以外國人尊敬王氏，比英人更利害。王氏一生，是一齣再大不過的悲劇，他在法國的時候，也窮到了不得，但是個人主義是近代一切思潮的樞紐，儘能夠抵抗社會上一切罪惡。個人主義不能夠消滅，社會主義就不能消滅，所以個人主義的勝利，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！

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

社會主義最大的利益，在於解決我們困難的生活。現在社會的環境，無處不爲我們的大敵，無人不受牠的痛苦。所以社會主義的功効，就要把這個難題來解決。近世紀的科學大家達爾文(Darwin)，大詩家傑治(Keats)，大評論家李能(Renan)，大藝術家孚老伯(Flaubert)，「譯者按：前兩人爲英人，後二人爲法人」。統同能專心致志于學問，并能超然物外，不被外物所推移，如柏拉圖所說「獨善其身」，然後能徹底的覺悟。他自身的內蘊，他個人所得的已無敵，將來社會所得的，也是一樣。這幾個人，乃是出類拔萃的了。現在世間大多數的人類，都是作他人的犧牲。這種無意識的利他主義，可謂荒謬絕倫，有損無益。世人沒有考察的能力，所以統同爲他人的犧牲。現在的人類，覺得他們的環境，非常困窮，非常臭惡，更到了極端的饑饉。所以他們不能被這些感動到極點。因爲人類

的情感，比較智識爲易于激刺。我從前在評論一部份，已經指明，表同情于痛苦，較表同情于思想爲容易些。雖不能有明確的指導，但情勢危迫的時候，就不能不把他們所自知的罪惡來改革。沒有明確的指導，就不能救濟社會的罪惡，或更把牠來弄糟了。因爲他們的救濟法，也難免同流合污！比方有許多人想着解決困窮的方法，要救生那般窮人；更有一派高尚的人，想把窮人都統同弄到快樂，使他們沒有絲毫的痛苦。這種救濟的方法，是不中用的，反弄到更難收拾。最正當的目的，在于改造社會，把這個社會做到決不會有困窮的事實發生。現在利他主義的性質，就要阻礙這個目的底進行，例如今日窮兇極惡的販奴主，善待他們的奴隸，想把他們忘記這種制度的痛苦，不致被他們看穿，更令那些反對的人，不致有所藉口。很像現在的社會，做了最多罪惡的人，即是做最多慈善的人。所以有學問的人，真能研究這些問題，懂得人生的真義，要求現在的慈善社會，不要做那些慈善的事業，遏止利他主義的情操。因爲那些慈善的事業，足以降低人格

，泯滅道德。社會的罪惡，多由慈善產生，實在是沒有錯誤的。這是人人知到個人的私產，產生危險的罪惡，實在是很不道德的，所以私產是罪惡的源流，不但沒有道德，并且對於自己也沒有多大利益的。在社會主義實行的時候，這種現象，當然改變。將來的人類，是沒有住在穢臭的地窖裏，也沒有衣衫襤褸的人，環境這樣痛苦，衣食住都是不合衛生的，兒女一定沒有強壯的希望。將來社會的保證，不是如現在倚靠天氣的情形，或者當着冰天雪地的時候，人民也不用沿途乞衣乞食，又沒有無地寄宿的人。社會一份子當然享有社會上的權利。社會的幸福，不能夠俾一個人自私自利。將來天氣不管怎樣壞，但是對於人民無切身的痛苦；并且社會主義自身的價值，也是在於指導人民入于個人主義的境地。

社會主義，共產主義，不管叫做什麼，都是由私產改變做公共的財源，拿互助替代競爭，然後可以回復社會完全正當的組織主義，更可以保證各人社會上物質的幸福，使人生回復了正當的基礎，和正當的環境。因為人生能夠完全發達，

到了最完善最高尚的人格，也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個人主義又怎麼樣重要呢？如果社會主義是有勢力的政府，如現在有政治經濟的權柄一般，一日不能脫離工業的專制，將來的人類，反更覺難堪，以現在私產存在的時候，個人主義實在是沒有法子來發展。他們不要强迫作工，也許求活；更要找得一種適合的生涯；給他們工作的時候，也覺得愉快。這種人就是詩學家，哲學家，科學家，和有學問的人，才能夠有這樣幸福：能夠自覺的人，然後可以做一切人道的事業，已得了一部份的覺悟。并且有一種人，生活非常痛苦，胼手胝足，然後可以得些飽煖。現在的苦力，很像牛馬一般，生活的專制，不可言狀。這些人窮困到了不得，沒有莊嚴的儀容，沒有文雅的言辭；什麼文明教育，統同和他們沒有緣份。那些人生的愉樂品，更不能享受了。他們如果能夠齊心合力，人道主義就能達物質文明的幸福。物質文明可以為善，也許為惡。今日人類的顛連困苦，何曾不受物質文明的影響呢？

在這個萬惡的社會裏面，個人主義，雖然能夠發生，但很難得完善的模範。因為私產制度，不獨是社會的蝨賊，也是個人的大敵。那些窮民，雖然是沒有教育與文雅，他們還有許多德性。這種論據非常確切。私產制度存在，是絕對的沒有道德。所以這種制度，社會主義必要破壞的。私產確是社會的障礙！幾年前，有許多人宣言于國內，說私產一定要納稅；後來教會也有這樣宣言。山陬水隅，都也曾聽見過；這是不錯的。私產制度產生了許多稅則，愈加愈重，沒有底止，是社會上大大的罪惡。所以私產如果是個人的幸福，我們就不要反對。但是他的稅則，實實在在是令人難堪的。如果要維持富人的利益，我們更應該剷除私產。窮人雖然是可憐，還不及富人的罪惡這樣多。我們常常聽見說，窮人很歡迎施贈的；其中定然有這種實事。但有許多窮人永遠不受人家的恩惠。他們有一種革命不平的思想，我們也不能怪責。那種義粟仁漿，實在是一種不平等，無意識的舉動。不過富人想着利用窮人，來做他們的奴隸罷！怎麼窮人應該享受富人的餘唾

嗎？他們應該知道自己有座上客的資格。如果窮人不懂得自己的痛苦環境，不平的生活，實在是一種無意識的禽獸。有歷史眼光的人，定然知到革命是人類原始的德性。因為人類有革命，社會才有進步！或者窮人是贊成恩惠的；但有許多窮人，看作極大的侮辱。很像有一個人已經餓死了，還勸他食少些；節儉不是一件道德的事情。如果要一個鄉村的工人來慳儉，是絕對不可能的。人類的生長，不能像是豢養畜生的法子。所以有許多人寧願做盜賊，也不願做社會上的寄生蟲。乞丐雖然是比盜賊為安寧些，但盜賊的人格，比乞丐高尚得多了。

上述那種判斷是不對的。窮人能夠不受他人的恩惠，不受他人的憐惜，不知道滿足和有革命的意志。這樣或者是完全自然的人格，更令人欽敬。他是有意識的舉動，反抗也不為過當。窮人有道德，當然是可憐的；但不能贊美。他們受敵人的利用，把他們的生命，賣給與資本家，來做一種卑下痛苦的工作。他們的愚蒙實是可憫。我曉得很多贊成維持法律的人，必定有一種特別的權利。在美術上

或智識上一定佔有許多利益。但我不相信人類給法律完全掣肘住，而能夠繼續他們的幸福，不致失敗！那種解釋是很容易找得的，不過這樣子，就是貧窮困苦能夠極端降低人格。這種麻木不仁的效力，橫加于人類的性情上，所以社會上沒有一等人能夠了悟自己的痛苦；常常有許多人告訴他們，但是他們沒有相信的。那般大資本家反對工人的暴動，是沒有可疑的。這種暴動的工人，能夠對於心意滿足自暴自棄的人，作種種煽動的事實。這些種子，真是不平等的大敵。所以暴動家是不可少的。如果沒有他們，現在的社會就不能向文化上進境，美國的奴役，已經廢除了，人類不必做奴役；他們又何必夢想自由，自由自然能夠與他們為緣了。波斯頓各處的暴動家，政府曾以不合法的手段來對付他們，現已完全消滅了。但仍有許多人不是奴隸，也不是買主。對於這個問題，毫無關係。這種破壞家，不獨無益于實際，更使那般暴動的，有所藉口。所以反對，不獨是無益，反弄到風潮愈大。奴隸所得的報酬，不獨無絲毫利益，也沒有人垂憐。戰爭以後，（